



爱之于我 / 不是肌肤之亲 / 不是一蔬一饭 / 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 / 是我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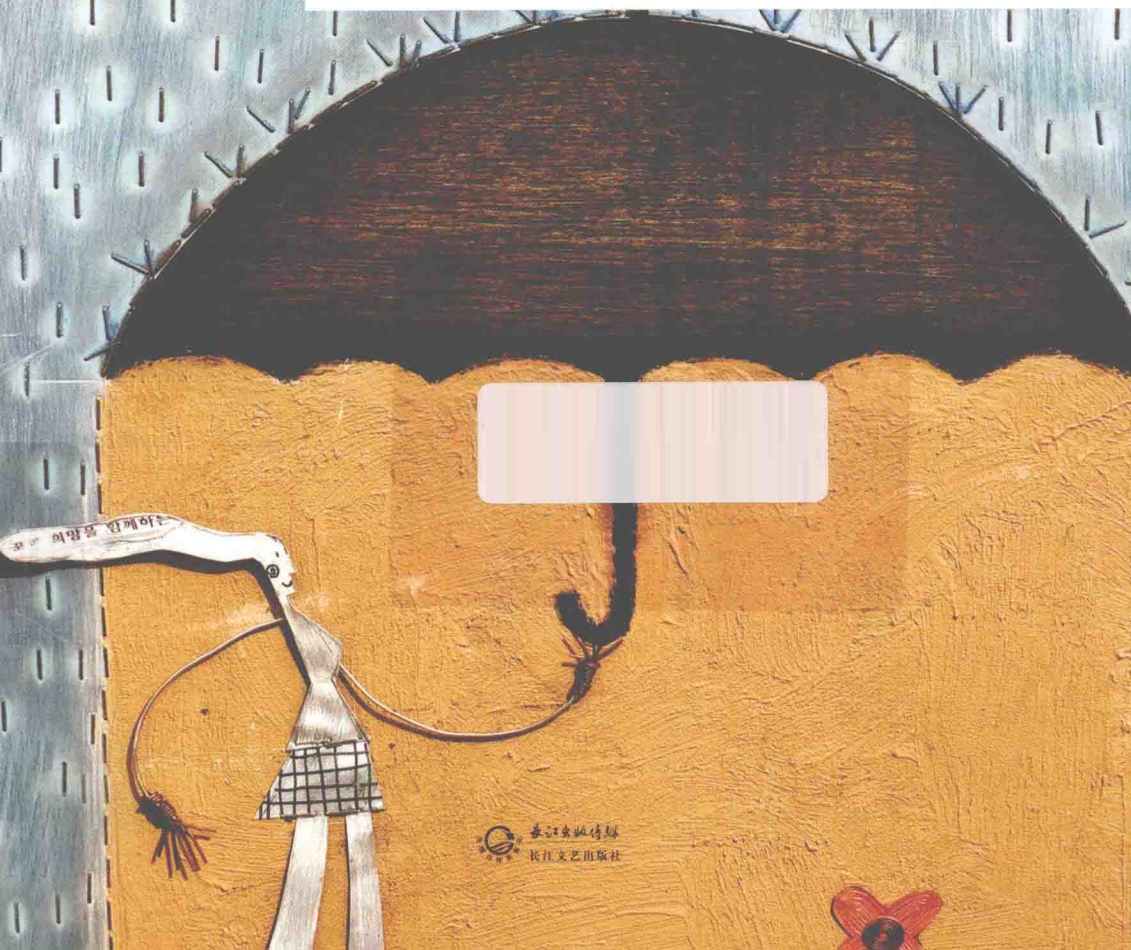
我还是相信爱情吧， 万一遇见了呢？

生活知道，我们都是有诚意的人

山楂树之恋作者 艾米 / 著



BELIEVE LOVE / MEET LOVE ...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

我还是相信爱情吧， 万一遇见了呢？

山楂树之恋作者 艾米 / 著



BELIEVE LOVE / MEET LOVE ...

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还是相信爱情吧,万一遇见了呢? / 艾米著. -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14.7

ISBN 978-7-5354-7327-1

I. ①我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言情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32479号

监 制: 郎世溟 刘杰辉 姚常伟	责任编辑: 吴 双 孙文霞
策 划: 孙文霞	书籍装帧: 朝 霞
责任校对: 孙文霞	责任印制: 张伟明

出版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	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长江文艺出版社	邮编: 430070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 027-87679362 87679361 传真: 027-87679300)	
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(电话: 010-83670231)	
http://www.cjlap.com	
E-mail: cjlap2004@hotmail.com	
印刷: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	

开本: 690毫米×980毫米 1/16	印张: 22
版次: 2014年7月第1版	2014年7月第1次印刷
字数: 350千字	

定价: 38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87679308 87679310)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那一晚，林姐倒头就睡，又是一夜无梦。她越发相信自己是属“薤菜”了，空心的。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她感到浑身酸痛，头像要裂开一样，连喉咙都来凑热闹，痛得吞口水都很艰难。她以为自己是感冒了，但摸摸额头，却没发烧。

她不想起床，也没劲起床，就躺在床上，任由泪水不停地往外冒。一直到哭累了，她又昏睡过去。

睡醒了接着哭。哭累了接着睡。睡是昏昏沉沉的睡，哭是糊里糊涂的哭。如果有人问她哪来这么多瞌睡，她肯定答不上来。如果有人问她为什么哭，她肯定也答不上来。

不知道折腾了多久，她突然清醒了，一点睡意都没有了，只觉得肚子很饿。她大脑虽然是一锅粥，但“饿了就要吃”的本能还是不含糊的。她挣扎着起床，去厨房冰箱找东西吃。

一开冰箱，就看到陶沙给她做好的饭菜，装在一个个圆形的玻璃盒子里，盖着红色的盖子，三个一摞三个一摞码得整整齐齐的，足够她吃一个星期。

她急忙把视线转到别处，但冰箱门上的格子里也是他为她准备的食物：一个个食品袋，装的是蒸好的包子、馒头，还有煮好了的饺子，给她当早饭吃的。她的眼泪又出来了，止也止不住。

她坐在冰箱前的地上哭了一阵，才起身拿出一袋馒头，按照他平时的嘱咐，不用微波炉加热，而是用电饭锅蒸，因为他说蒸出来的好吃些。用微波炉加热，时间不好掌握，太短了没热透，太长了会热出一个死面疙瘩来，嚼都嚼不动。

她在电饭锅里盛了一点水，把一个跟锅子配套的蒸笼放在上面，从食品袋里拿了几个馒头出来，放在蒸笼里，盖上盖子，然后拿起电饭锅的电源线，往墙上的插座里插。这也是他教她的，说一定要把什么都放好了，再去插电源，免得烫了自己，或者触了电。

她拿着电源线，看着墙上的插座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：怎样才能让自己被电打死呢？应该不难。

记得小时候妈妈经常嘱咐：“别用湿手摸电源，不然会被电打死的！”“别把手指伸进插座上那个洞洞里去，会被电打死的！”

妈妈大概为了让她记牢点，还专门讲过一个乡下亲戚的故事，说那个小孩子不懂事，把小指头伸进电源插座上的小洞洞里去抠，结果被电打死了。那时她一直想验证一下，把指头伸进电源插座上的小洞洞里去抠，看看是不是真的能被电打死。但她很怕死，很多次都已经把指头伸到那个洞洞的边缘了，但终究没敢伸进去。再后来，她的指头就长大长粗了，想伸也伸不进去了。

现在肯定更伸不进去了。但能不能用什么东西加长手指呢？比如手里握根铁丝，再蘸上水？她像得了强迫症一样，马上翻箱倒柜找铁丝，但找遍了所有的箱箱柜柜，也没找到一根铁丝。

家里怎么会连根铁丝都没有？是不是陶沙早就预料到她会干什么，所以把家里的铁丝都藏起来或者扔掉了。

越找不到，她就越想找到。绞尽脑汁，终于找到一个铁丝的替代品，是一个发夹，她把上面的金属部分蘸上水，握在手里，去捅墙上插座的那个洞洞。但捅了半天，什么也没发生。别说被电打死了，连火花都没捅出来一个。

不知道是因为发夹的金属部分不导电，还是因为那根本不是真金属，或者是因为美国的电压都是110伏，劲道不够？

她想起电影里经常有开煤气自杀的镜头，好像挺简单挺有效的，就是开着煤气炉但不点火，让煤气嘶嘶地泄漏，等屋子里充满煤气了，就点根火柴，砰的一声，就搞定了。

不过她不能这样干，因为那会炸坏人家的房子的，虽然她自己炸死了，不用操心赔偿的事，但人家房东凭什么要遭那么大损失呢？

房东肯定买了保险的，该保险公司赔。但人家保险公司凭什么要遭那么大的损失呢？人不能做这种损人利己的事。

那就不点火，只把房间密封了，让煤气毒死自己。香港人好像把这称为“烧炭”。《射雕英雄传》里演黄蓉的翁美玲好像就是“烧炭”死的吧？应该不痛苦，也不丑陋，不然怎么会有明星选择这种死法呢？

嗯，就“烧炭”吧。她急忙去找duck tape（万用胶带，密封胶带），还真让她找到一卷，她简直想不出家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，平时哪里用得着啊？看来陶沙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了，不然他买些胶带放家里干什么？

她的强迫症又上来了，兢兢业业地用胶带去封门上窗子上那些缝隙。这才封了半个门，电饭锅就发出水快烧干的响声，她急忙扔下胶带，冲到电饭锅跟前，拔下电源，揭开锅盖，看到六个蒸得白白胖胖的小馒头，围成一圈，挤得紧紧的，很可爱，很萌。她心一酸，这就是我在人世间的最后一顿饭了，还是吃几个吧。

馒头是陶沙自己发面自己揉面自己做自己蒸的，他说他以前不会做馒头包子，是这次来美国后，见她早餐爱吃馒头包子，而中国店买回来的馒头包子又白得可疑，才特意按照网上给的步骤，摸索了好几次才摸到窍门的。

馒头发得很好，松松软软，白白净净，有淡淡的甜味。她不用蘸酱，也不用榨菜，就那么一口气吃掉了六个小馒头，感觉还没吃够，又给电饭锅盛上水，再拿出六个小包子放进蒸笼里。

她对自己说：最后的晚餐了，应该吃个尽兴。再说了，这是他做的，不吃就浪费了。她让电饭锅烧着，自己又去贴胶带。肚子里装了点食物，她的逻辑思维能力好像也获得了营养，开始活跃起来。

她心想：“我这不是坑人吗？既坑爹，又坑妈！如果我死了，我妈还活得下去？陶沙呢？肯定也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，以为我是因为他才自杀的。”难怪《十年忽悠》里艾米想自杀时就到外面去转悠，好找个舍己救人的机会呢。那时看到这样的情节，觉得艾米是在搞笑。现在想来那可不是搞笑，是搞哭啊！想想看，连自杀都不能自由自在地施行，那还叫搞笑？

她又想：“难不成我也到外面去转悠，寻找舍己救人的机会？”切，美国人这么怕死，又这么看重个人隐私，他们会跑到外面去自杀？

她发现这么七想八想挺好的，心思全都发散到杂七杂八的人和事上去了，完全达到了“忘我”的境界。头不痛了，喉咙也好多了，就是四肢还是很累很痛。

电饭锅的水又快烧干了，又在嘶啦嘶啦地响，她跑过去，拔下电源线，揭开锅盖，看到六个白白胖胖的小包子围成一圈，很团结很和谐的样子，她用一个手指按按这个，压压那个，热热的，软软的，搞得她都不忍心吃它们了。

她正在那里欣赏陶沙的杰作，手机响了起来。她一看，是个陌生的电话。好巧啊，真的像电影里的情节一样，关键时刻，总有什么人打错了电话，惊扰了自杀者的计划。

她想，真要自杀的人，也不在乎这几分钟，便接了电话：“Hello？”

“Linda，把你吵醒了吧？”

是陶沙！她条件反射地把嗓音换了个音频，调皮捣蛋地说：“知道还吵我？”

“呵呵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马上要转机，只好趁这个机会打个电话给你。”

“你到北京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路上还好吧？”

“挺好的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怎么样？”

“你——吃饭了吗？”

“还能不吃？”

“吃的什么呀？”

“馒头，包子。”

“蒸了才吃的吧？”

她想起刚才那一幕，差点把“烧炭”的事说了出来，费了很大劲才吞回去，继续调皮说：“还要蒸啊？”

他急了：“你吃的冷的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那多难吃啊！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”

她打断他的话：“知道知道，你告诉过我，要加热后才好吃，而且不要放微波炉里加热，要隔水蒸。”

“你这个调皮鬼！”

“呵呵，应该是你这个啰嗦鬼！”

“你用电饭锅蒸的吧？”

“还能用别的锅蒸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不过用电饭锅更简单更安全。”

“是用电饭锅蒸的。”

“我给你调好的蘸酱你看见没有？”

她本来没吃蘸酱，但怕他担心，撒谎说：“看见了，看见了。”

“好吃吗？”

“馒头蘸着酱吃，好吃极了！”

他似乎很满意，开始交代其他事项。她一句也没听进去，但舍不得打断他，就由着他絮叨。只希望他永远这样絮叨下去。

但他絮叨完了：“好了，我该打住了，不然你更要说我是啰嗦鬼了。”

她生怕他挂电话，急忙找个话题出来说说：“你回到A市就会去我家吧？”

“会的。”

“你让我妈去机场接你了吗？”

“呃，那多不好意思。”

她叫起来：“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快把意思去了，让我妈去机场接你！你不说，我替你说了。”

“别别别！你别瞎搅和了，我会安排好的。”

“那你可得抓紧了哈！如果你拖拖沓沓，慢慢吞吞，把我妈气跑了，那就不怪我来骚扰你了哈。”

“放心吧，我不会把林老师气跑的。你也抓紧时间跟李康把回国的时间定下来，我好给你们订票。”

她怕露出马脚，赶紧撒谎说：“我们已经决定今年圣诞不回国了。”

“不回国了？”

“嗯，他很忙，很多paper（论文）要写。”

“那你还是可以回国过圣诞的呀。”

“他不回去，我也不回去了，在这里陪他。”

他思考了一下：“嗯，也行。但如果你们哪天改变主意了，记得马上告诉我，我好给你们订票。”

“干嘛要你给我们订票啊？”

“我不是存了很多mileage（英里数）吗？”

“你来回回跑了那么多趟，mileage还没用完？”

“就是因为来回回跑了那么多趟，所以才存下了很多mileage嘛。”

她撒谎说：“好的，我尽快跟他商量定下来。”

跟陶沙讲完电话，林姐浑身都是使命感和紧迫感，急忙给妈妈打电话：“妈，快去机场接他！你现在就出发，应该还来得及！”

妈妈被她没头没脑的催促搞糊涂了：“接谁？”

“接你的陶沙呀！”

“陶沙就陶沙，怎么还‘我的’陶沙？”

“不是你的陶沙吗？”

妈妈没正面回答，只推辞说：“我又没车，怎么去接？”

“你坐出租去呀！”

“那是干嘛呀？要坐出租他自己不会在机场叫一个？”

“那不同的嘛！”

“他每次回国，不都是他爸派人去接的吗？这次怎么要我去接？”

“这次不同了嘛！以前他是他爸的儿子，当然该他爸派人去接。”

“现在他不是他爸的儿子了？”

“是他爸的儿子，但他更是你的男朋友，所以该你去接他了！”

妈妈不吭声了。

她催促说：“去吧，去吧，别不好意思了。你们不是在Email（电邮）上都谈开了吗？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”

“谈开是谈开了，但是……”

“哎呀，你们两个人还真有夫妻相！一个不好意思，另一个也不好意思，你们是不是在比赛不好意思啊？”

“他也不好意思？”

她直觉这话没说好，急忙解释：“他在我面前，当然要装个不好意思的样子，但等到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候，他肯定就好意思了。”她想到那两人“好意思”的情景，感觉有点不忍目睹，也不是那两人有什么难看的地方，但就是不忍目睹。

她想起网上看来的一个笑话，说是记者采访一位老农，问为什么表亲之间通婚不好，老农羞涩地回答说：“太熟了，下不了手。”她就是老农那种感觉：太熟了，下不了眼（去看），太熟了，下不了心（去想象）。她摇摇头，想把那两人亲昵的画面赶走。

妈妈说：“如果我有车，我还可以热心帮个忙，到机场去接他，现在我连车都没有，坐个出租跑机场去，不怕人笑话？”

“谁笑话？他肯定是不不会笑话的。我又没告诉别人，你们肯定也不会告诉别人，那还能有谁笑话你们？”

“别人不笑话，自己也觉得好笑啊！都快退休的人了，如果结婚早的话，孙子都抱上了。”

“孙子抱上了怎么样？做奶奶的就不兴有爱情了？”

“做奶奶的兴有爱情，但不是跟自己儿子辈孙子辈的人有爱情嘛。”

她感觉妈妈又在打退堂鼓，而且快打出界了，急忙说：“你不敢去机场接他，可以，但你可不许退出这事！”

“你自己的事不抓紧，却在这里吆喝着赶我上架。”

“谁说我不抓紧了？”

“你和那个李老师……”

“我们好得很！”

“那就好。放寒假带他上我们家来玩吧！”

“今年不行，他好多paper（论文）要写。”

“寒假都不休息？”

“他们搞科研的人，谁还兴休寒假啊？圣诞节都不休息，有时赶进度，几天不睡觉都是有的。”

妈妈担忧地说：“他这么玩命工作，哪有时间照顾你？”

“我要他照顾干嘛？”

“我不是说现在，现在你当然不需要他照顾，但以后呢？成家了，有孩子了，如果他还是这么拼命三郎一样忙着搞科研，哪里会有时间照顾你和孩子呢？”

“我不会把你搬到美国来照顾？”

“我也只能敲敲边鼓帮帮忙，但不能代替你丈夫啊！”

她脱口而出：“呵呵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愁上了！当心愁成那个嫁不出去的傻姑娘！”

那个因为发愁而嫁不出去的傻姑娘是一个故事人物，说的是有个女孩，特爱杞人忧天。有一次，媒人给她介绍了一个男子，来家相看的时候，她父亲设宴招待，让她到地窖去拿酒，结果她一下去就上不来了。父亲等急了，带着男子到地窖去找女儿，发现女儿正坐在地窖里痛哭。

父亲忙问女儿为什么哭，女儿回答说：“我看到酒缸上放着一个大铁锤，我就想，如果我和这位先生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我叫孩子到地窖来拿酒，结果他揭酒缸盖子的时候，铁锤掉下来，把他砸死了，我可怜的儿啊！呜呜呜……”那个男子吓得赶快逃跑了。

这故事是她妈妈讲给她听的，当然知道她在说什么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跟那个傻姑娘不同嘛，她愁的是些捕风捉影的事，我愁的是有根有据的事。”

“那也愁得太早了呀！”

“反正我觉得找个太埋头工作不顾家的丈夫，生活也不会很幸福。”

“你放心好了，美国搞科研的这么多，难道他们都不成家立业不照顾老婆孩子的？他这是刚参加工作不久，得干出点成果来，不然拿不到tenure（终生教职）。等他拿到tenure了，自然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”

妈妈很同意这个说法：“嗯，美国大学就是这个tenure卡人，一旦拿到了，基本就不会失业了。但愿他能尽快拿到tenure。”

“肯定的，他搞科研才厉害呢！tenure的事你不用替他操心，五年之内肯定拿到。”她交待说：“妈，你不愿意去机场接陶沙，我也不好勉强，但你一定要抓紧点。”

“我有什么要抓紧的？一把年纪了，根本就没想过再找人——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心如古井，但是他已经追来了，你就别再摆架子了，免得这么好的男生被别人抢走了。”

“谁抢他呀？”

“怎么没人抢他呢？比如Lucy（露西）……”

“你提到Lucy，我倒想起一件事来，她在跟Simon（赛蒙）闹离婚呢。”

她有点吃惊：“又在闹离婚？怎么跟小孩子一样啊？一会儿闹离婚，一会儿闹复婚，一会儿又闹离婚，简直像在过家家！”

“Lucy一直都是想离婚的，前段时间是因为她爸身体不好，才忍着没离。”

“难道她爸现在身体好了？”

“比以前当然是好多了。”

“她就不怕她爸知道她和Simon闹离婚会旧病复发或者加重病情？”

“她说这次不会了，因为她已经说服她爸了，她爸现在也赞成她和Simon离婚。”

她更吃惊了：“是吗？蓝总也这么善变？”

“不是善变，而是不放心Simon。Lucy说现在是电子时代，一个公司的命脉往往掌握在CTO的手里，因为公司所有的机密都存在电脑里，公

司的运行也完全依靠电脑，这就等于是‘神州’的命脉掌握在Simon手里。蓝总想办个什么事，还要召集董事会商量，但如果Simon想办个什么事，通过电脑就可以操纵。如果他起了坏心，要玩垮‘神州’，完全办得到。”

“这么恐怖？”

“反正她是这么说的，她自己也是做电脑的，肯定知道其中的利害。”

“那她干嘛要让Simon做‘神州’的CTO呢？她自己做，不就没事了吗？”

“一个是公司那些董事都有重男轻女的思想，觉得她一个女人管不了那么多男人；另一个原因是她怕激怒了Simon，会故意在她爸病重的时候来跟她闹离婚，那不是折她爸的寿吗？”

“那她现在闹离婚就不怕激怒Simon了？”

“所以她还只是在暗中策划，想找个万全之策。”

她开玩笑说：“她这还叫暗中策划？不全都告诉你了吗？”

“她知道我是个嘴紧的人。”

“呵呵，你嘴再紧，不是也传给我了？”

妈妈有点尴尬：“我知道你不会传出去的。”

“你不知道我是出了名的大嘴巴？他们都怪我爱传话呢。”

“呃，是这样的，Lucy把这个打算告诉我，是想让你帮她一个忙。”

“我？怎么帮？”

“她说Simon一直都对你有意思，如果你给他一种错觉，让他以为现在你愿意跟他在一起，他可能就会放弃这边的工作，跑到美国去。”

“哇，她想拿我当诱饵啊？”

“呃……”

“那你呢？你同意了？你不怕我上了Simon的当？”

“怎么不怕呢？所以我根本都没给你提这个事，我才不会让我的女儿冒险做诱饵呢！今天是你问到这里来了。”

她想到连Lucy都看出她对Simon有这么大的魅力，不禁有点骄傲自满，豪爽地说：“你对Lucy说，我可以帮她这个忙，但有个前提：不许

她来抢陶沙！”

“她怎么会抢他呢？”

“怎么会？她一直都喜欢他，现在还有个Simon碍手碍脚，如果我帮她把Simon调虎离山了，她不正好放开了抢陶沙？”

“这种事情，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是不行的，光Lucy喜欢他也没用，还得他喜欢Lucy才行。”

“难道他不喜欢Lucy？”

“他怎么会喜欢Lucy呢？”

哇，这么有把握呀？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最低，看来还真没说错。妈妈这么冰雪聪明又这么谨小慎微的人，居然都这么大大咧咧地认为自己是陶沙的唯一，完全没把Lucy放在眼里，这要不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，啥是？

她提醒说：“你可别掉以轻心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没把握不会这么说。”

“哇，难得见你这么有信心。”

她的信心也见风长，是啊，陶沙跟她在一个屋顶下住了这么久，从来没犯过“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”，那么他跟Lucy住一起时应该也没犯错误，而他为什么会这么柳下惠呢？不都是因为他心中只装着她妈妈吗？

她正要吹捧妈妈几句，就听到有另外的电话打进来，忙说：“妈，你现在去机场也来不及了，就在家打扮打扮，等他上门来看你吧。这个电话可能是他打进来的，我先把你这边挂一下。”

她转去接另一个电话，但不是陶沙，而是詹濛濛：“闷闷到底是坐哪个航班啊？”

她以为濛濛是帮蓝总问的，便把航班号说了，然后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还没到呢？”

“你在机场？”

“在外面。”

“哪个外面？”

“当然是机场的外面，还能是哪个外面？”

“你跑机场去干嘛？”

“接闷闷呗。”

“蓝总叫你去的？”

詹濛濛有点不耐烦：“我又不是他的司机，还听他使唤？”

“那你怎么——跑去接闷闷？”

“我儿子从美国飞回来了，我这个小妈不该接他？”

林姐这才想起世界上还有詹濛濛这样的专职打劫分子存在呢，不由得担心地说：“我不相信你是去接儿子的……”

詹濛濛哈哈大笑起来：“看把你吓的！放心吧，我不会抢你的闷闷哥的。”

她差点习惯成自然地声明说陶沙不是她的了，但话到嘴边，竟然让她机智地吞了回去。

现在这样说肯定不行，詹濛濛会追根问底，而她又不能暴露陶沙和妈妈的事，也不能让詹濛濛认为陶沙是没主儿的人，那还不如默认“闷闷哥”是她的，少点麻烦。

她淡然地说：“我知道你不会抢他，因为你已经有了更好的。”

“什么更好的呀！说是‘更老的’还差不多！你不知道蓝老头子有多么唧唧歪歪！原本就是仗着自己有钱，想老牛吃嫩草，却偏要弄得像是琼瑶奶奶笔下的爱情故事似的，搞得我一御姐级人物了，还要回头来装萝莉，成天上演纯情戏，牙都快酸掉了！”

她想到那一老一少在那里酸唧唧地上演琼瑶剧，忍不住笑起来：“哈哈哈哈哈，他追求浪漫不好吗？好多人求都求不来呢！”

“浪漫还分个穷浪漫富浪漫呢，如果他用钱堆出个富浪漫来，我也很愿意配合啊。但他恨不得零费用地酸出个浪漫来，那谁受得了？”

“不会那么小气吧？他不是给你买了那么多奢侈品吗？”

“哪是他买的，都是闷闷买的。”

“是闷闷买的，但是他掏的腰包呀。”

“他掏了几次腰包？大多数都是闷闷掏的腰包。”

“他们是一家人，闷闷掏腰包，就等于蓝总掏腰包。”

“那怎么一样呢？闷闷又不是用的他爸的钱。”

她见詹濛濛越说越像是来抢陶沙的了，立即提醒说：“蓝总对你还不好啊？给房你住，给钱你花，还给你安排了一个这么轻松的工作，想上班就上，不想上班就不上，你还不满意？”

“满什么意啊！你只看到强盗吃肉，没看到强盗挨打。老头子手紧得很，想问他要点钱出来花，不说比登天还难，至少比入地还难。住他的房子怎么了？那是我劳动换来的！你以为我像住在皇宫里一样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？算了吧！他连钟点工都舍不得请的，家务活都是我干，完全是拿我当老妈子使唤。”

“能有多少家务活？总共就你们两个人，顶多就是做个饭洗个衣。”

“那还少吗？”詹濛濛抱怨说，“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？别人傍上个大款，立马成了阔太太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不给钱就不让碰。”

“你也可以这样啊。”

“别开玩笑！就他那样子，恨不得我给钱他才让碰。”

她忍不住笑起来：“那你就反着来嘛，不给钱就使劲碰他。”

“碰也没用，他已经废了。”

“你体谅体谅人家吧，毕竟是动了癌症手术的人。”

“切，他不动癌症手术也好不到哪里去。”

“所以你就跑来抢闷闷？”

詹濛濛声明说：“我已经对你说了，你又不信。我怎么会跟你抢闷闷呢？我就是想出来解解闷。那老家伙成天把我看得太紧了，逛个街都让司机跟着我，我这是找个借口单独溜出来玩玩呢。”

“机场有什么好玩的？”

“我还没说完嘛，同时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跟你的闷闷搞好关系啊。”

“你还需要跟他搞好关系？是不是怕他不同意你跟他爸谈恋爱啊？”

“那倒不是，但是你知道的，老头子肯定不会把遗产留给我，我们到现在都还没结婚呢，如果他翘辫子了，我连名分都没有，怎么能得到他的遗产呢？只能抓住闷闷不放喽，毕竟他说过要把他名下的钱分些给

我的。”

她相信这的确是詹濛濛来接陶沙的目的，如果詹濛濛是为了抢陶沙，应该不好意思给她打电话自我暴露接机的事。

她安慰说：“他是个守信用的人，说了分钱给你，肯定会分钱给你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，你看他说了供你读书，就真的供你读书了。”

她也懒得申明她只是借陶沙的钱读书了，直接说：“所以我说你不用殷勤他了，就坐家里等他分钱给你就行了。”

“那怎么行呢？他是说了分钱给我，但他没说分多少啊！如果他把

我当他老爸的临终看护，陪一年分个几万块钱给我，我不亏了？”

“一年几万也不少了。”

“切，一年几万块，我随便打份工也能挣到了，至于把我的大好青春浪费在这么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身上吗？”

她半开玩笑地感叹说：“哎，傍个大款也不容易啊！”

“真心不容易！”

“但是你殷勤闷闷有什么作用呢？”

“让他分钱的时候大方点喽。”

“那还不如把他爸照顾好点。他是个孝子，你让他老爸开心了，他自然就开心了。”

詹濛濛叫起来：“我把他老爸照顾得还不好？我对我自己的老爸都没这么孝顺了！”

“那闷闷自然会知道的。”

“问题是我还不知道闷闷能分多少，也不知道他会捐多少啊！如果老头子把遗产给他和Lucy平分，那就亏了，他是儿子，又是亲生的，难道不应该比Lucy分多点？如果是我的话，一分钱都不会给养女，全都给我自己的亲儿子。”

“我怀疑你连自己的亲儿子都不会给，全带到坟墓里去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把我说得这么坏？我肯定不会把钱带到坟墓里去的，在世的时候就花光它。”

她提醒说：“如果你担心分遗产的事，那你也只能在蓝总那里下功